# 《明日之城》读书报告

梁忠祺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00013364

在城市规划史上熠熠生辉的思想的形成有其历史条件，也就决定了当它应用到实际中时很难与它本来期待的样子出现。大可不必去惋惜这样的失真与变形，因为每一次的运用都很难不去适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认为是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规划难以例外。原教旨田园城市理想也许不能够实现，但是由它所衍生的卫星城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诸如伦敦一类的大城市缓解居住过于密集问题，帮助满足了许多城市居民的居住需求以及对于美丽自然的田园牧歌梦想。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令人欣喜的。当让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的广告出现在美国高速公路旁的展板上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威尔斯在《预测》中所描述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与郊区火车竞争的公共汽车公司将会发现，在长途行驶的过程中，它们的速度会受到路上较慢的马车的阻碍，因此，它们将获得权利去形成一种新型的专用道路，在这种道路上，它们的车辆可以根据可能的速度极限随意行驶”。汽车的出现塑造了洛杉矶的城市形态，也塑造了居住其中的人们用汽车出行的需求。高速发展的可通达性使人们在上个世纪预测大城市的瓦解。

同样地，在信息时代，卡斯泰斯认为：重建过程已经有意识地瞄准“采用一种信息流的网络来替代地点”，担忧：“进入到一个以人类杰出成就与大片社会解体相互共存为特征的时代，同时还伴随着无意义暴力的广泛传播”。信息技术将导致距离的消亡的观点悄然流行起来。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规划师们也在思考过密的城市所引致的严重卫生灾难对于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利用网络进行工作学习似乎已经成为可以接受的选择，人们不得不重视疏散的必要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汽车的速度飞快提升的20世纪，在主要发达国家，人们反而更集中于都市圈。作者认为原因十分清晰：所有的创造性产业都依赖于相互的关系，也就是产业集群的概念。效率变成集聚的理由，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农业社会的村落，再到如今工业时代的城市，人们毫无疑问是愈发集聚的。不光如此，还有观点认为，集聚的目的还有社交，这是更高维度的人类需求。

但很明显，并非人们都期待着去在密集的城市实现更高维的需求。像中国自古以来的归隐的自我实现梦想也很难说不是一种疏散，这与瓦尔登湖旁的小木屋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这两者并非普罗大众梦寐以求的需要，但不被新冠病毒感染却是。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通过许多手段可以同时实现在密集的城市完成对新冠病毒的绞杀和不必疏散带来的效率的延续，但伦敦市民在封城前拼命“逃出”伦敦的景象则让我们看到了疏散的可能。10年前珠三角制造业转型的阵痛带来了不再返回的摩托车大军，当然他们没有完全被城市的生活方式所钳制，同时也不像历史上美国人民发现到了农村的他们不单是没有房子，还是格格不入和不知所措的，所以他们可以在春运大潮中诉述乡村宅基地的必要，新冠疫情也能。

空间的概念当然是可以延续的，不在实体空间集聚，不妨碍人们在虚拟空间集聚。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网络空间也自然是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涉及网络空间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不是城市规划内容的一部分是值得争议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城市空间的分割不知怎的映射到了网络空间上，很难说回音壁效应与他们用脚投票没有可以类比的地方，也很难说根据历史数据来推荐内容的算法与负面清单式的城市建设法律法规没有可以类比的地方。当在乡村的人们的需求被城市工业化生产的出现放大时，人们集聚到了城市，也就是说，乡村这种生活方式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包括收入与生活需要的矛盾等。网络空间之于城市是否具有城市之于乡村的作用我们很难把握，关键在于网络空间能否产生城市所不能满足的产品。但即使是乡村拥有人们的口粮这一城市所不能满足的产品，人们还是不断的往城市涌。乡村这种生活方式被李子柒拿来营销并获得了成功，也说明了人们已经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以致于乡村的生活方式被放在展示柜里展览，并相当吸引城市人。

农产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工业品则满足人类更高的需求。很难说网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将会导致怎样的城市密度演变。从空间的纬度来看，城市是战胜了乡村的，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城市里。但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网络空间有着将要战胜物质性城市的趋势。但从一定的角度看，城市空间是一定会战胜网络空间的，因为人们必然要在一定的物质空间中存在，却不一定要在网络空间中存在，所以空间概念延伸到网络是不是有必要讨论确实是一个问题。

“规划由于其内在的缺陷，总是在解决某个问题时却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是非常令城市规划工作者感到挫败的。技术的更新迭代之快以致于“我们将越来越难以预知当今时代的科技发展将会对城市空间提出什么样的未来挑战”。一种可持续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可持续发展是关系人类命运的事，不只是关系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地区的事。这些衰败了的城市或地区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时，发现它们越来越被卷入竞争之中。它们精心地对自己的形象做着营销，试图在人们的需求中占据一席之地。可是“城市复兴只有零零星星的案例，在许多城市里，仍然存在一个极其明显的转折点，针对高端消费者、游客的高端翻新和维护偃旗息鼓，而服务于居民的基本消费逐渐兴起”。

这不禁使人担忧“在中国，所有人的家乡都在搞旅游，谁去消费”的可怕现实。当看到沿着蜿蜒的水泥小路走上几个小时并且还在不知道多少个路口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才能到达的乡村旅游之地时，人们联想这些扶贫的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生活于其中的村民的需求。我们着实难以强加给他们城市的生活方式，以中庸之道的角度看最好的选择是让他们在或城或乡的地方建立他们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的需求，就如同在老龄化加剧的中国的今天让老年人们能够适应越来越智能的城市生活，不至于让他们原本不智能就能享受的服务因为服务本身的智能化而不能够享受。出现在-20℃的长春社保局门口大排长龙的局面是谁也不希望的。

摸石头过河的城市规划创新尝试是需要被重视且大力发展的。巴塞罗那的技巧就是，质量优先，数量在后；库里蒂巴的城市针灸（小规模的干预措施，微不足道的成本，却将城市的整个区域改变了，同时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弗莱堡的“一切事务都被作为更为广义整体中的局部被协调到一起的同时鼓励地方最大化自下而上地实施开发”。这些例子都向人们展示了规划朝圣者的新模型。我们很难看到规划先贤的伟大思想得以原汁原味地实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将要实施这些思想的地方拥有着全新的技术和历史地理条件。苏联再缜密的计算也无法算出到底该运多少面包到那里去，造成了产能的浪费，无法满足需求。凡此种种，具体考虑不同城市居民的需求，具体找出不同的城市规划策略也就成为了规划师创新的所在。

规划的目的是满足空间区域内人们的需求，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不公平性是需求满足的不平衡的体现。社会病理学的问题的解决使规划师思考自己究竟能够为人们公平地满足需求提供多大的帮助，结果常常是更加令规划师沮丧的。如果不是规划的问题，通过规划来解决的结果往往是将问题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只要不是规划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否可以说是万幸了呢？

因此，动态的可持续的规划是更加健康的，也是必然的。动态的规划监测系统是需要建立并完善的，其评价必须也应该包括是否能够满足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的需要。明日之城毫无疑问是即使居住于其中最差的环境的人也拥有比今天居住于最好环境的人更好的生活条件，能够获得满足更高需要的条件，期待规划能够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自然条件，找出最适合某个空间的安排。